



# 影像媒體時代的說書人

## 從梁文道「開卷八分鐘」談 臺灣電視讀書節目之迷思

李志銘 ◎文字工作者

泅泳於當前令人目不暇給的悠悠書海之中，得盼一位能代讀者大眾批沙瀝金的稱職現代「說書人」（或稱「代讀人」）在臺灣媒體環境下真是愈感「可望而不可求」了。

遙念過去臺灣讀書節目曾經有過的風光時代，舉凡九〇年代初臺視開播「談笑書聲」與「縱橫書海」以新銳文壇砥柱之姿一手策劃評述的小說家張大春，乃至千禧年後公視製作「週二不讀書」、「今夜不讀書」趨向年輕化普及化議題的時尚媒體人蔡康永，甚至是「中天書坊」經由昏黃燈光與老式皮沙發襯景下、展露一貫名媛紳士派頭的林書焯與陳浩。這些風格型態迥異的說書人或多或少觸動了各個不同世代年齡層讀者的閱讀記憶，他（她）們一個個抱持著「書香社會」的高蹈理念粉墨登場，不久卻也皆隨之悄然落幕。

也許，這還真應驗了當年以「談笑書聲」創下國內讀書節目最高收視紀錄的張大春所說：「在臺灣，如果有任何一個讀書節目能夠撐得到五年，那我認為應該就是經典」。實際上，前述這些電視「說書人」的個別製播壽命都鮮少超過三年。

2009年，臺灣社會正欲迎向金融風暴和政治危機的嚴厲考驗，而「推廣讀書風氣」一事，隨著2008年《誠品好讀》宣告停刊、「中天書坊」無以為繼之後，卻只見黯然凋零了——即使，2009年2月《誠品好讀》更名為《The Reader 誠品·學》，出版人沈雲驄主持的「Book TV」本月開播。

當傳統書籍閱讀遇上現代主流媒體，難道只能註定走入曲高和寡的宿命？

這樣的困惑，直到日前瀏覽 YouTube 網路視頻短片——偶然得見梁文道在大陸鳳凰衛視中文臺主持「開卷八分鐘」讀書節目引介臺灣「群學出版社」翻譯德籍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垂老之作《臨終者的孤寂》，我注視著主持人梁文道概要講述此書輾轉傳布流遞的種種因緣，自始至終猶如演出一場單口相聲般侃侃而談，此際饒有一股當頭棒喝之感油然而生。

興許是某種不自覺的「臺北沙文主義」偏見使然，初看「開卷八分鐘」最讓人頗感驚訝者，在於一般外人眼中看似高度資本主義化、號稱「股票一秒鐘幾十萬上下」（周星馳《功夫足球》電影對白）的香港地方，竟也能浮出梁文道這麼一個乍見之下卓爾不群的媒體文化人來到中國內地開闢了如此引人入勝的讀書節目。

其次，「開卷八分鐘」主持人全場一鏡到底、不憑藉任何道具與外景剪接的純粹個人脫口秀形式，在過去臺灣讀書節目當中似乎亦是前所未聞，也讓我初步體嘗到一種風聞失傳既久的說書技藝重現江湖的莫名喜悅。

由來反觀諸己，以往臺灣媒體製作這類讀書節目總有些迷思，認為似乎非得找來一竿子當紅作家（如張大春、蔡詩萍）或媒體名人（吳淡如、蔡康永、甚至是大小S）代言不可。爲了在鏡頭前扮演好一個稱職的代讀說書人，當然口齒伶俐流暢與公眾魅力是必須，但除此之外，主事者對於「引領廣泛閱讀」這件事本身的執著與熱情，往往才是最爲關鍵卻屢屢讓人忽略的環節。

#### ◆ 現代說書人的點石成金術

即便書本上早已詳細刊印了全部故事情節，但有許多讀者卻仍殷切渴盼著「說書人」能把故事梗概改用一種通俗淺白的語言講述給大家聽。

近年中國大陸風行的易中天《品三國》或于丹談《論語》心得，皆可謂當今華人出版市場最具代表性的新時代說書家，使得往常這些向來缺乏大眾年輕讀者問津的四書古籍突然成了潮流、成了暢銷讀物。

放眼西方國家媒體的現代說書人傳統，無論是七、八〇年代法國每週五晚上九點半固定主持「猛浪譚」（Apostrophes）讀書節目達十五年之久的資深文化記者畢佛（Bernard Pivot），或者是九〇年代美國開闢「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引介每月一書的電視脫口秀女王歐普拉（Oprah Winfrey），他（她）們不僅展露出在讀者大眾與書籍作者之間穿針引線、處處機鋒的主持能耐，同時也都各有一手「點石成金」掀起購書熱潮的市場魅力。當年畢佛引領法國閱讀風潮之無遠弗屆，甚至還爲此引發了總統府顧問指控其干預書市運作的政治風波。

俗話說：「一個巴掌打不響」。

平心而論，這些被認爲是成功典範的歐美電視說書人其實未必真有什麼顛倒眾生、呼風喚雨的口傳魔法，但有一點可以確知的，乃是他（她）們咸對通往「讀書」此一門徑有著切身而深遠的體會，並且也都甘願以身作則、定期且持續地站在媒體鏡頭前爲書作嫁。

觀望媒體說書、掀起出版界時勢波瀾的暢銷現象，道出了文化推廣與商業消費的難捨難分。邀請名人上電視節目代言書籍，是否當真強化了觀眾的閱讀動機？抑或只不過是尋求另一



種知識品味的扮妝與慰藉？

針對這些質問，自云每天平均閱讀超過十小時的畢佛在《讀書，這一行》這本訪談集裡歸結出某些關乎「說書」的行事原則。首要者，主持人不僅要把書讀透，抓準每位觀眾心中疑惑而提出鞭辟入裡的問題，並且，畢佛表示：如果主持者才氣縱橫，問起話來顯得比作者不遑多讓，成了專家對談，致使觀眾感覺被排除在外，那麼這書就完了。

因此，畢佛告誡主持節目者千萬不可變成作者或應邀者的同行。

除此之外，最令我激賞者，卻還是畢佛內心權衡書籍價值與媒體效應的那份堅持。「一本好書本身決定作者是否值得邀請」，畢佛說：「我從未事前打聽作者是不是『猛浪譚』（apostrophes）的好角色，那等於認定人比書重要，等於用上鏡頭和口才去衡量，而不是用作品的質量去衡量」。

偉哉！畢佛，法國媒體讀書界得有此識見之人，足令我輩臺灣愛書人士羨煞不已。

#### ◆ 開卷八分鐘：一場展演「私閱讀」事件的戲劇獨白

說書人現身公眾媒體面前對著攝影機說話，無異於在公開的玻璃密室內搬演著一場展示讀書行徑的「楚門秀」。

於我而言，比起傳統電視讀書節目礙於宣導「書香社會」公式化的諄諄說教，我總是期待著聽聞主持人務求雅俗共賞之餘仍不失超脫眾家俗見的「私閱讀」品味更多一些。

倘若以演出動人完美的內心戲劇獨白（soliloquy）作為衡量一位演技派明星的評價標準，那麼，在「開卷八分鐘」節目裡信手拈來一氣呵成而能兼具風趣幽默的梁文道，無疑可說是近年華人媒體讀書界揚顯「單口相聲」藝術的最佳演員。

鏡頭前，梁文道如話家常般地展現撫卷閱讀的身體姿態，他時而理性、時而忘情，時而擊掌叫好、時而針砭謬誤，講到精采處甚至還會拿起書本逐句唸出書中橋段。他在節目裡的唯一道具——書籍，翻頁皆清晰可見滿滿夾著筆記貼條，以及一本書被反覆閱讀過後所呈現的手書痕跡。

「我不讀沒人讀過的書，就像不習慣於沒有試穿過的衣服那樣」，這讓我回想起《查令十字路84號》（*Charing Cross Road*）作者 Helene Hanff 坦露的這段書信告白。

「開卷八分鐘」屢屢以當下引人熱議的時興話題作開場，言談內容不拘泥於「就書論書」。作為一位稱職且敬業的媒體說書人，梁文道評書總能不斷旁徵博引、談古論今，而待節目行將結束前，則倏地拋下一句雋永餘韻之語作結尾，隨即轉身從容從畫面場景走出，與臺灣同類節目賓主始終倚坐笑談直到現場燈光暗去的公式化運鏡相較，迥然透著一種「書讀完了」戛然而止的瀟灑氣派。

從入場到出場，梁文道一身口談說書的演出本領雖屬不凡，而尤其令人動容的，更是我從未見他拿起一本沒有貼滿筆記心得的新書匆忙上鏡。

這樣的說書獨白，便不自覺予人一種內在對話（internalizing the dialogue）的共鳴感受。

#### ◆ 一本書，點亮了整座書櫃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於鳳凰衛視中文臺開播至今，「開卷八分鐘」已然形成一道侷有可觀的紙上風景，每年大約平均介紹 200 多本新書與舊書。

生於香港、4 個月大即被送到臺灣受教育，直到 16 歲回香港讀中學，梁文道一度浸淫於「中華民國」在臺施行反共國族信仰的傳統文化，返港後也同時看到了中國內地歷史殘缺的一部分。這樣的成長環境，讓他對於普世價值有著跟臺灣、中國兩地讀者不一樣的理解。

作為一位替觀眾過濾、挑揀、代讀大量書籍資訊的媒體說書人，梁文道在「開卷八分鐘」裡主要以中國讀者為對象介紹的諸多書籍，如果不是在香港，便可能無法窺見其書頁全貌。而對於一切皆奉「自由市場」機制為主臬的臺灣出版界來說，「開卷八分鐘」這節目存在的另一種好處，卻是讓某些在臺灣主流媒體與連鎖書店不曾受到重視的書籍能有機會重新浮上檯面。

雖然「開卷八分鐘」旨在引領讀者提升精緻化的讀書品味，但梁文道並不輕忽一般通俗暢銷書——包括有《哈利波特》、《轉山》、《長尾理論》、《于丹「論語」心得》、金庸武俠小說等，更不避談向來被臺灣圖書市場看作票房毒藥的所謂冷門學術書：除了他特地開闢了足足兩回節目專談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臨終者的孤寂》這部翻譯小品之外，他也談論了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以及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等臺灣本土學術著作。

節目中，梁文道甚至不吝讚賞《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為近年臺灣最重要的文化理論經典大作。

某些臺詞話語，這位舌粲蓮花的說書人不僅像是給臺灣讀者刮了偏見的鬍子，同時也給中國讀者狠狠地賞了個文化啟蒙的巴掌。

比方提及《論語》這部典籍，梁文道認為這其實是一本教導大家怎樣做人的書，他列舉了當代大儒梁漱溟曾經援引「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公然大罵毛澤東的名士風骨，並以「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感嘆今天誰人看到老先生搭公車會懂得讓座禮儀的文明衰落。

談論北大學者鄧正來《學術與自主：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著作，他愾然呼應作者痛陳學術界腐敗與規範化問題。引介中國學者岳南撰述《陳寅恪與傅斯年》與臺灣總統馬英九書寫《原鄉精神》，他不吝批評書裡某些歷史概念描述段落過於主觀而有所爭議。導讀北島與李陀編纂



《七十年代》、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陳丹青《退步集續篇》等書，他更不禁感念哀悼經歷文革創傷的中國漢語文字如何變得逐漸貧瘠。

活在當前影像氾濫的媒體時代，總會多少聽聞老一輩讀書人嘴裡抱怨著：「書，還用得著讀嗎」？或「年輕人都不愛讀書了」！諸如此類的盛世危言其實一點都不陌生。早在 1950 年代電視剛出現時，便有好事者不斷煞有介事地預言「紙本書末日」即將到來。然而，經歷了超過半世紀的悠長歲月，書籍不但沒有走向滅亡，人類的出書量反倒一直上升，至今全世界已屆每日超過三千種之譜。

今天臺灣書籍閱讀市場的最大問題根本並不在於缺乏讀者或是缺乏好書，而是看書、買書的選擇性實在太多。讀書，之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不過只是想藉由讀書來提昇自己、改變自己，這是一宗多麼偉大又卑微的欲望。

雖然，我們讀書要有標準，要有品味的判斷，但是菁英知識份子認定的「好書」品味也並非一種絕對價值。讀書的最終目的，梁文道表示：「是爲了要讓我們變得更寬容，去理解這世界有多複雜」。「世界有多複雜，人就有多複雜，人有多少種，書就有多少種」。這句話說得真是好極了。

臺灣究竟需不需要有一個固定播放的電視讀書節目？這問題可以是重要，也可以很不重要。這完全取決於媒體掌權者否真切重視「讀書」這件事。

從時間標準看來，不管是八分鐘或一小時，電視讀書節目皆不以提振收視率或將書籍推入熱銷排行榜爲目標，而僅僅只是一處引誘讀者大眾開始「嗜書」的起點。

## 延伸閱讀

- 畢佛著（1993）。《讀書，這一行：書、作家與電視節目》（華昌明譯）。臺北市：月旦。ISBN 9576960282。
- 歐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官方網站，<http://www.oprah.com/entity/oprahbookclub>
- 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網站，<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
-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著（2008）。《臨終者的孤寂》（鄭義愷譯）。臺北市：群學。ISBN 9789868405486。